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 中英文对照表

Glossary of Chinese American Names: A Chinese-English
Re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麦礼谦 编辑
石坚平 陈婷 整理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 · 2012

侨乡研究丛书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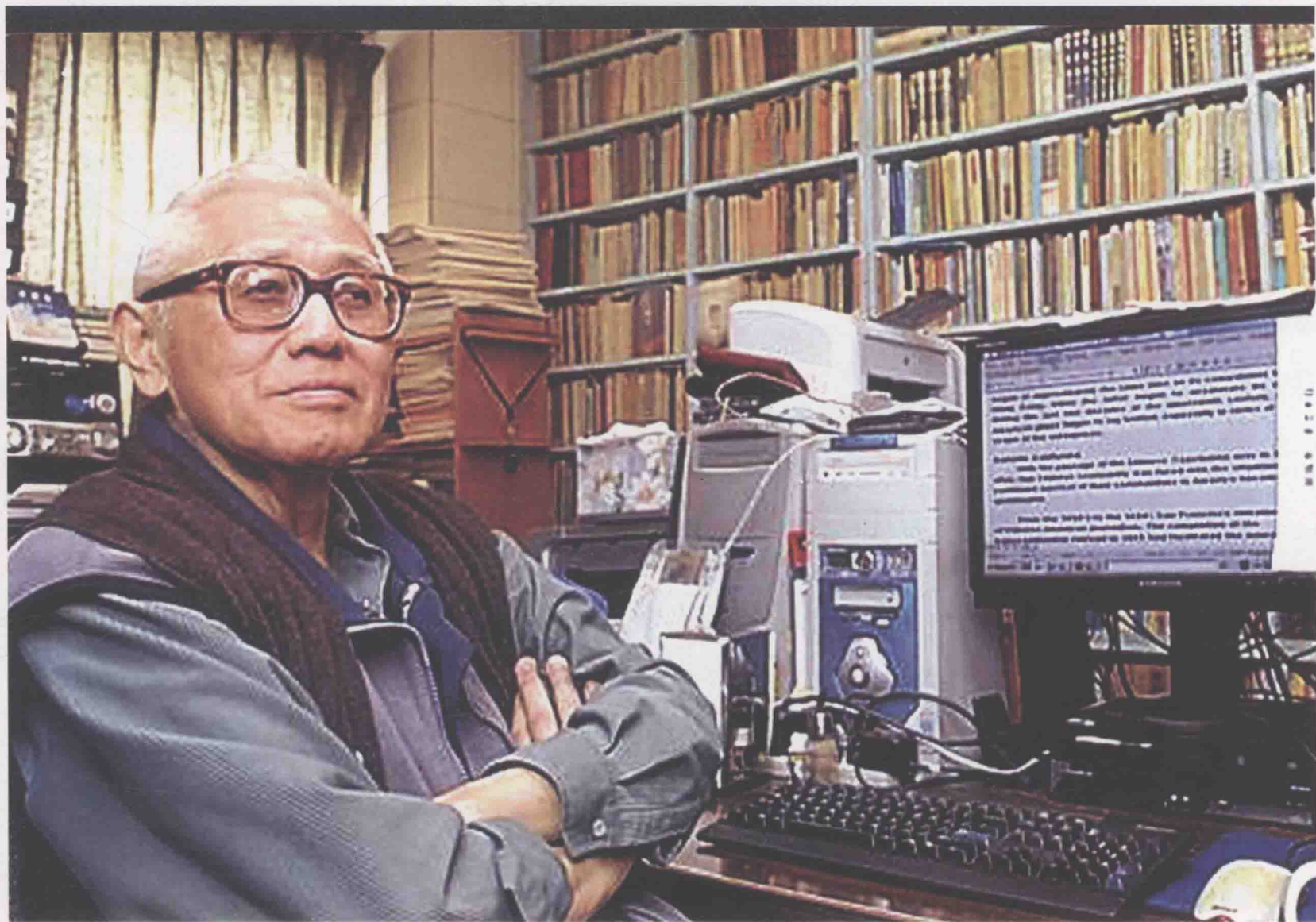
Glossary of Chinese American Names: A Chinese-English Re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麦礼谦 编辑

石坚平 陈 婷 整理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2012

谨以此书纪念美国著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专家麦礼谦先生



麦礼谦先生 (1925—2009)



麦礼谦张育英伉俪

前言

著名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先生（1925-2009）遗作《美国华人英文中文姓名对照表》是一份在美国华人研究圈内所急需的珍贵参考资料。

麦老专业工程师，业余对美国华人历史兴趣浓厚。1984 年未到五十九岁便提早退休（美国人享用联邦退休金年龄是 65 岁）专心研究美国华人历史。其间二十年來，应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亚裔研究系专诚邀聘，成为该系兼职教授，辅导晚辈学者学生研究项目，联合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出版《美国华人历史与观点》年刊，共同推广美国华人研究的工作。

麦老藏书丰富，著作无数。生前爱好读报剪报。除了订阅英文日报，更订阅北美各地华埠的中文报刊。每日下午，他必从寓所步行约二十分钟到华埠买数份旧金山华埠行刊的中文报纸回家阅读；参照各报章对新闻报道的不同角度。在报章上看到华人名字，便用卡片记下其英文中文姓名及该人简历，方便自己日后研究时参照使用。二十多年的成果，累积收集了三千多个华人名字。在 2003 年我还是系主任时，调用了一笔很小数目的经费，雇用一位双语背景的研究生陈婷为他整理这些人名资料，人名排列以法定英文姓名为主，加上其中文名字，汉语拼音，然后输入电脑备存。这也就是这份华人姓名对照表的始源。

麦老的对照表档案里包括了少量在华埠报章出现的韩国及韩裔，越南裔，及香港政坛娱乐界的名字。虽然跟华人姓名相似，不是北美华人华裔的名字，但是有些是在亚裔社区活跃分子或新闻人物，为了保持原貌，这次出版，没有删除。

美国华人姓氏复杂。同一姓氏，有不同的英文字母拼法。更有的是中英两个姓氏不一样。其中因素，包括是华人当年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应变，移民历史年代，地域与方言背景不同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举例说：同是姓谢的华裔，因上述因素，可能有下列不同的英文拼法：Char, Dea, Dear, Der, Hsieh, Ja, Jar, Ta, Tse, Xie, Zia……等等。就算是最普通最简单的“李”姓，也有至少 Lee, Lei, Li 三种拼法。再加上早期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排华时代粤籍华人冒籍（假冒美国公民身份）移民方式泛滥，张冠李戴般假冒他人身份来美。及近三十多年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移民，姓名又有不同形式的英文拼法。若要考证华人华裔美国人的正确祖籍国（中文）姓名，尤其令学者感到困难。近几年很多美国境外（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美国华人研究学者或新闻记者，唯有选择中文音译其英文名字，不了了之。当然，这是勉强无奈的。可是如果不认识美国前商务部长及现任驻华大使 Gary Locke（骆家辉）是美国华裔身份，不知道 Locke 不单是欧洲裔的美国白人姓氏，也是祖籍台山的骆姓华人姓氏在美国的音译，而用今日普通话方式音译成为“格瑞洛克”不是不对，而是不单是对他本是美国华裔身份的不尊敬不了解，也是不深入查索的肤浅解决问题的方式。现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慷慨协助出版麦礼谦多年积累而成的华人英中姓名对照表，供各界人士查询参考，无疑是解决了目前的燃眉之急的功德好事。

对照表出版，附加上一篇拙著有关美国华人姓氏的文章，冀望能够协助读者对美国华人姓名有深一步的认识了解。

谭雅伦 2011 年六月 22 日於旧金山州立大学

目 录

前 言	谭雅伦 1
简说美国华人姓名英译背后的移民历程	谭雅伦 1
华侨、华人姓名中英文对照表	18
组织机构、企业社团	268

简说美国华人姓名英译背后的移民历程

MARLON K. HOM 谭雅伦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族裔研究学院亚裔研究系

ASIAN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华人移居美洲，是鸦片战争后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经济破产和粤人响应美国在美洲西岸新占领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因素所推动。自一八五零年大量粤籍华人抵达美国西岸计起，已经有将近一百六十年。这段移民历史，中国美国学者已经有很多详细的各类研究讨论。不过，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中国学者从观察移民姓氏英译角度来探讨美国华裔的姓氏的英文音译中所反映出的移民历史背景与特色（注 1）。

鸦片战争以降，这些粤籍移民姓多数是经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香港乘坐三支桅洋船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英语是殖民地香港的官方语言；他们登船时报上的姓名记录，都是以英文为准。可以这样说，香港当年扮演了一个为美国华人姓名英文音译的历史上的首席角色，美国华人的原籍中文姓名在香港以英文音译登记，登船后便失去身份的中文认同，取代的是他们的英文音译姓名身份登记，离开中国本土后便成为他们在美国的法律上认许的身份。

然而，要是我们审查美国华裔的英文音译中文姓氏，会发现同一华人姓氏却有好几种不同的英文音译。就以笔者的姓氏“谭”为例，就出现了下列几种发音不同罗马字的拼串：DAM, HOM, HUM, TAM, TAAM, TAN, TOM…等等。再者，很多华裔的音译中文姓氏跟他们在华人社区使用的中文姓氏不一致。英文的姓氏是“陈”（CHAN, CHEN, CHERN, CHIN, CHINN, 或 CHUN），而他本人可能会说“我是姓赵”或是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我姓余”…等其他姓氏。还有其他华人姓氏音译常令人推测错误：例如音译姓氏是 DONG 的，你可能推测他是其年代后移民来美国的越南华人，却又不是；以为他的中文姓氏是“董”或“东”或“邓”…也全都猜错了；之后发现原来他是姓曾。美国华人的“曾”姓为何音译成为与标准的普通话或广州省城话音值有很大差异的 DONG 呢？这些现象不也是音译错误或是不正确，而都是美国华人姓氏英文音译的内涵特征；其中的特殊现象反映出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程。这篇短文，是从这个比较冷门的姓氏音译角度看看粤籍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背景与特色。

从姓氏音译角度看华人移民美国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时期是一九五零年之前，移民多来自珠三角的三邑，四邑，寶安，香山等地区；其间华人移民姓名音译以当地方言为主；这期间的广东方言音译，五花八门，没有共通的标准方式，只是个别地方方言音译约定俗成。第二时期是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代；华人移民多先居住在香港与台湾，然后移民美国；其间华人移民姓名音译是以香港殖民地政府规定的广府粤语（广州话）音译和台湾的“国语”音译为多；第三时期是一九七零以后；美国移民法例革新，华裔移民的原居地区也相当广泛；除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之外，还有已经在东南亚各国落籍的华裔；其间华人移民姓名音译是源自香港粤语，台湾国语，和中国大陆的普通话，音译都是中港台三地官方指定罗马字拼音系统，也有菲律宾印尼新马泰越棉寮等国家的华人用当地语言音译家乡方言（如潮汕，福建方言）拼成的英文音译。而在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姓名音译是紧随着时代历史与地方文化的转变，牵引出一些相当特殊和有趣的现象。

一、一人兼两姓

在家庭观念深厚的中国来说，姓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在北美的粤籍华人社会也是一样。地缘（籍贯）组织的“会馆”与血缘（姓氏）组织的“公所”與“堂口”（宗亲会），是当年华人社会架构的支柱栋梁。在社交与谋生两方面方便华人乡亲，提供他们身份认同与各种福利服务。在《排华法案》实施时期（1882-1943），美国政府诸多限制华人入境美国。很多粤籍华人的对策，是以“冒籍”身份（在美国华人社区及广东侨乡俗称“买纸”方式，购买美國境外出生的美国公民权）进入美国。美国华人与在香港经营进出口贸易生意的金山庄有一个完整的移民网络，这些地缘关系深厚的金山庄，在香港协助乡梓冒籍出国。冒籍移民方式，是他们在的美国公民乡亲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条例所保障的公民权益，提供在华的乡梓以美国公民权的华人后裔的法定身份，张冠李戴般改名换姓，移民美国。（注 2）

不过，这不等于说他们抵达美国后就放弃了家乡原籍（地缘）和家族姓氏（血缘）的身份认同。在美国的法定记录是他们的冒籍姓名，而在美国华人社区，他们仍是保留原来的祖籍和姓氏身份。例如：一个来自新会七堡谭姓华人，冒籍入境的身份是台山水步横水乡姓刘的华人；他抵达美国定居旧金山，美国西岸的联邦官方移民档案记录是他姓刘 LEW，来自台山的华人；但是在旧金山华埠社区，他不会加入台

山地缘组织的“宁阳会馆”、刘姓的血缘组织“龙岗亲义公所”、“刘氏宗亲会”或“刘家公所”。但他必会加入新会的地缘组织“冈州会馆”和谭姓血缘组织“昭伦公所”、“谭家公所”。要是他在美国逝世，他的墓碑，也是刻“广东新会七堡乡 XX 村谭公 XX 之墓”遗体安葬在六山坟场内的新会（地缘冈州）人的墓地，而不会刻上他是姓刘，更不会安葬在台山人的宁阳坟场。

这些一个人身怀两个华人姓氏的情形，是美国不公平的移民制度的产物，也是一个非常普遍而有趣的美国华人双重身份现象，更是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实践与祖籍宗族文化认同的固执。生前为了生活，为了应付歧视性质的美国移民政策和谋生现实，他们可以冒籍，调整身份，改名换姓，甘愿使用他人身份进入美国谋生，可是，在美国华人自己的社区的社交活动圈子里，他们固执地保留他们非官方的真实祖籍宗族身份。就算在他们在美国逝世，政府发的死亡证上的姓名跟他们墓碑上刻的中文姓名并不相同。这些冒籍来美的华人生前可以有假的身份，死后却还他本性/姓，不做冒籍的死人。

然而，冒籍来美的华人姓氏，在英语的美国社会，成了法律认可的美国公民身份，一代传一代的在美国保存下来。很多土生华裔，在美国官方记录里继承了先辈冒籍的姓氏，但在华人社会，也同样的保留了他们的原来籍贯姓氏。虽然在一九五零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容许美国华人在一个“坦白项目” Confession Program 里更正其家庭的冒籍来美国的背景。（注 3）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华裔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该项措施，并没有更正他们家里先辈冒籍的身份和恢复家族的原籍姓氏；其子孙也沿用祖辈的冒籍英文音译华人姓氏。同时，在家庭与社交方面他们也还是保留其真正的华人籍贯与姓氏。所以现在很多有名的美国华裔，他们的祖辈父辈是冒籍来美，在五十年代时没有参与更正身份的行动。后辈家族成员的其中文英文姓氏还是不一样。例如曾任职旧金山地区联邦政府邮政局长的 Lim Poon LEE 英文姓李，而他在华埠社区的真实原籍姓氏是许；著名的华埠社区华裔领袖蔡流轮医生 Rolland LOWE 英文姓刘，原籍姓氏却是蔡。两位著名华人历史学者麦礼谦 Him Mark LAI 英文姓氏是 LAI 黎，原籍是姓麦；胡垣坤 Philip CHOY 英文姓蔡 CHOY 而原籍姓胡。华裔作家 Frank CHIN 不是姓陈（台山方言）而是姓赵（赵建秀）。这些官方英文音译姓氏和华人在社区使用的原籍姓氏不一致的现象，非常普遍，也见怪不怪。

不过，也有一些冒籍背景的华裔家庭，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子女的英文名字里的“中间名” middle name，用上他们的祖籍姓氏。例如：赵健秀的英文全名 Frank Chew CHIN 里的中间名 Chew 就是音译他的祖籍血缘本姓“赵”。麦礼谦 Him Mark LAI 家里几兄弟妹的英文中间名都是 Mark，音译其本姓“麦”。这种现象，好像以前中国名字里宗族“世代”（广东人称之为“字派”）排列的名字称呼，（注 4）反映出美国华人对宗族文化某程度上的认同。他们虽然是冒籍移民美国，抱有不愿下一代土生华裔抛弃祖籍血缘身份的一种固执，从而也可以看到当年美国华人对祖籍国的家族文化的拥抱。

这个双重华人姓氏现象，与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归化美国籍时把自己祖籍姓氏更改或是简化的情形不一样；也跟东南亚国家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如印尼菲律宾华裔归化当地国家国籍时，在官方记录上放弃其华人姓氏，采用本土地方非华人姓氏的情况不一样；这些东南亚华裔有两个姓氏，一唐一番：一华人本姓，一当地姓氏。而祖先是冒籍身份的美国华裔则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华人姓氏，一个是官方的中文姓氏英文音译，一个是在华人社区通行及在其家族保存使用的原籍姓氏。这个现象是反映了当年美国排华时代粤籍华人以冒籍身份入境方式来抗衡美国政府《排华法案》的不平等移民政策，而在社区与家庭生活圈子中坚持保留原籍姓氏的移民生活态度。

二、转名为姓

早年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入境时，美国移民局登记姓名的记录常常摆乌龙。有的以姓当名，有的以名为姓，也有时是把贯籍为姓氏…等现象。被公认为美国电影史上最佳电影的金像奖电影“教父第二集”里，一开始就描写这个情形：孩童的 Vito Adolini，原籍意大利西西里岛珂尔利安尼 Corleone 镇，整家遭地方恶霸杀害灭口，为了逃避厄运，获得乡亲安排他远走美国避开仇家。入境美国纽约口岸移民局时，一位移民官员看他挂的身份牌子，报上牌子上写的名字是 Vito Adolini，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 Corleone（珂尔利安尼）镇，另一位登记入境的美国移民局的糊涂官员却把 Corleone 镇误当是他姓氏，他在美国的姓名就变成了 Vito CORLEONE。若干年后，他成为了纽约意大利黑手党的龙头，与一家妻小回到珂尔利安尼家乡探亲兼报仇时，仇人不知道他的背景底细，见面时还取笑在美国他的姓氏夸张，以家乡地名为自己的姓氏。

这个以地缘为姓，倒像中国旧社会一些知识分子的地缘为名号，被雅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梁新会（梁启超）等等差不多。不同的是美国移民记录的情况不是赞颂雅称，是基于移民官员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的无知。在华人的纪录里，这种以地名当作为姓氏的入境情形倒是很难找到例证，因为中国百家姓里陈列的姓氏大多数是单音字（司马司徒欧阳令狐诸葛等复姓除外），有异于双音（两字）的中国地名。不过，当年美国移民局把华人姓氏与名字混乱对换的情形却不少。主要原因是姓与名的顺序文化习惯：华人是先姓氏后名字（如孙逸仙），美国是先名字后姓氏（如 George Washington）。最明显的早期华人移民例子，就是十九世纪的香山珠海梅溪人已经在家乡成家立室的陈芳，乡间梓里通俗叫他为阿芳（亚芳）；以陈阿芳姓名远渡重洋抵达了夏威夷，在檀香山与当地皇室公主再婚，养育了十几个子女。然而陈阿芳年老时抛弃一切，离开夏威夷，落叶归根回梅溪，建造了中西合璧的豪华私家住宅村落，退休养老；光绪年间更因为乐善好施造福地方乡梓而获清廷赐赏石牌坊。他在夏威夷入境的姓名排错次序了，不是英文音译姓 CHUN（陈）而是姓 AFONG（阿芳），而陈（CHUN）却变成是他的名字。他在夏威夷养育的子孙后代，姓氏也是 AFONG。现在的夏威夷华裔，有很多类似陈芳姓氏与名字对掉的英译姓氏。该地的兴中会会员锺木贤，俗名叫阿贤，香山方言音译为 Aheen，成了他的美国姓氏 AHEEN。在美国大陆各省，也有同样情形。早期加省的华人也有类似的姓氏与名字互换。一八五零年代初期的旧金山华人三邑籍商贾袁生，俗叫阿生，英文音译为 Asing（Assing）（注 5）。阿生音译

变成了他的姓氏 Asing/Assing；他更采用了一个英文名字 Norman；他的英文全名也就是 Norman ASING 而不是 Norman YUEN/YUAN（袁）或是 Norman Asing YUEN/YUAN。另一位姓余（YEE/YU）中医，名字叫阿泰（？）；因为他入境美国时名字 Ahtye（阿泰？）混乱对换而转名为姓。他的后裔也从始变成为姓 AHTYE 而不是音译本姓 YEE（余）。

美国华人姓氏与名字调换的情形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的一个有趣，幽默而又值得令人深思反省的文化差异移民现象：一是美国移民官员对非英文语系国家的文化没有认识，对这类新移民的入境身份处理粗鲁。弄出了冯京作马凉的错误。二是华人移民本身可能文化水平或自觉性也不高。不了解移民程序，过程中的自己姓名混换也不知道或不关心。更有可能是当年这些华裔新移民也有语言障碍，怕麻烦；当年的华人心理上也害怕美国的移民官员的专横强势，避免跟他们周旋。虽然祖籍传统的血缘世袭文化观念深厚，但是来移民来美国的入境过程上，抱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不更正此种姓名颠倒的错误，不了了之。只要在自己华人社区保留原籍姓氏，美国官方纪录的英文音译并不当一回事，而将错就错，如此这般的在美国落籍生根。从此在美国出生的后辈子孙，永远把当年家族里第一个的来美国的前辈的名字作为在美国的家族的姓氏。

落籍生根西化思维也是姓氏更改的因素。已故的著名华裔水彩画家曾景文，祖籍广东台山上阁乡，他原来的姓名是台山方言音译“曾”为 DONG（姓），“景文”音译为 Kingman（名）。他本人却把自己的英译姓氏名字对换：以姓为名，以名为姓。他自称英文姓氏是 KINGMAN。不认识华裔曾景文背景的晚辈华人，看到这 Dong KINGMAN 英文名字，怪怪的，还以为他是来自欧洲的姓 KINGMAN 的移民后裔。可能曾景文本人不喜欢 Dong 为家族的姓氏，因为 Dong 是美国通俗俚语；Dong KINGMAN 英文直译意思怪怪的（“阳具王者”），美国本土国民绝不会以 Dong 为姓名。或者曾景文本人把自己的姓氏名字对调，转姓 KINGMAN（“王者”）好听多了。以后他的炎黄子孙后代，不用难以入耳的美国俚语 Dong 字为姓，可以跟着沿用这个有“龙的传人”荣誉感的 KINGMAN（“王者”）为他们家族在美国的法定英文姓氏。另一方面，曾景文把姓名对换之后，他的英文姓名 Dong KINGMAN，跟台山方言发音的姓氏名字排列（曾景文）相当吻合。

三、华妇以 SHEE（“氏”）为名

华妇入境美国，一直受到美国法律与祖籍国家文化的限制。一八七零年加省政府通过歧视女性移民的《配止法》Page Law 的省级法律，一八七五年演变成为联邦法案 Page Act，针对华人妇女，企图堵截她们进入美国。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不让华工或其妻子入境，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案，更直接限制和拒绝没有美国公民权的亚裔妇女入境。而当年中国旧社会的华人，也抱有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男主外，女主内；自己的妻女是良家妇女，不愿意她们接受美国移民局的体检的入境措施，把她们留在家乡。这个态度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新文化教育在广东珠三角推行之后才有所改善。这个美国排华法律与祖籍国文化的历史因素，形成了当年只有少数华妇来美。大多数的美国华人，因为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妻眷留在家乡，他们每年寄返大量外汇供养羁留在家乡的妻子（金山婆）和子女（金山少）。这也促成了美国排华时代珠三角侨乡的经济丰裕发展。到了战后一九四十年代末期，《排华法案》已经废除四年。在《战后新娘法案》推动下，美国华人社会才有数以千计，一批又一批的珠三角华妇，跟随着在美国退伍的华裔丈夫移居美国。这些女眷们离开了家乡以后，加上解放后土改政策的冲击，侨乡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华人祖籍家乡在排华时期由外汇带动的繁盛侈华景象，就渐渐退色了。

排华时期华人人口的男女比率差异厉害。差不多是一（女）比二十（男）。虽然如此，也显示了当年还是有少数华人妇女前往美国。今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到的战前华人入境记录里，也可以从华人妇女的入境记录上看到一个保留了中国封建传统而变得相当有趣的名字现象。其一，入境的华妇身份多是已婚妇人；其中可能有相当多的是妓女，是当年华埠黑势力的协义堂分子从珠三角把华妇带过来美国卖淫。这显示出当年的堂口势力，以假婚方式运输华人妓女来美。而在地方报刊常常提及的华人妓女事件里。上报的都是无姓有名。其中一位叫 Ahtoy（音译四邑方言阿彩）的妓女告上地方法院追讨嫖客的欠她的钱，这段花边新闻使她成为艳名远播的新闻人物。一九一零年华人社区的报刊《中西日报》也登载一位名叫阿金的苦命妓女，梅毒攻身，患有严重疾病，失去了市场价值而遭弃在华埠街头，市政府医疗部门把她收容了，不久便送了北边郊区的纳帕 Napa 镇，被安置在一所政府办的精神病院终结残余生命。（注 6）阿彩阿金的血缘姓氏，无从查考。

其二，移民纪录的华人妇女入境时大多数都是姓异名同，是很特殊现象。他们的官方名字音译差不多个个都是“Shee”。姓黄的是 WONG Shee，姓刘的是 LEW Shee，姓李的是 LEE Shee…等等。很明显的是美国移民局里处理华人入境的官员，对中国旧社会妇女的姓名称呼没有认识，男女身份称呼有别。他们不知道“姓氏”的“氏”是代表某血缘姓氏的已婚妇女身份，姓黄的已婚妇人是“黄氏”，姓李的妇人是“李氏”等等，不等於“氏”是他们的名字。结果，糊里糊涂地把妇女已婚身份的“氏”字当为入境的华妇的名字。

新会黄坑，在美国冈州会馆运回新会原籍 1892 年入土安葬的“金山义冢”里 386 座墓穴群中，可以看到当年美国华人社会只有姓氏纪录的二十多位妇女的骸骨碑记。在旧金山的华人坟场，也不难看到很多一九四零年代之前来美的妇女的墓碑，也是刻有“WONG SHEE”，“LEE SHEE”之类的死者英文姓名。也有的妇女墓碑英文姓名是怪怪的：例如：WONG SHEE NG, LEE SHEE CHINN…等等。看了其墓碑上的中文姓名，才了解到那是“黄氏伍”“李氏陈”之类的美国式英文名字排列。也就是伍黄氏，等于嫁进伍家的黄姓夫人（伍门黄氏），或是陈李氏，即是丈夫姓陈的李姓妇人（陈门李氏）。在美国的记录里，她们随着丈夫姓伍或是姓陈，她们的自己的姓氏，却又变成了他们在美国的名字。正确来说，应该是双姓：伍黄氏 NG-WONG Shee 和陈李氏（CHINN-LEE Shee）。仔细的观察亦可以看到中国旧社会形式的墓碑，也在美国华人社会通行。华妇逝世后，一般墓碑刻的是子女或后人给她立的，中文是：“先妣（祖）伍门黄氏之墓”之类碑记，也都是一个妇女逝世了都没有刻记上其原来名字。这个规格，也明显的反映出当年美国华人社会一直保留了祖籍国歧视女性身份的文化传统，把那

个汉代班昭《女戒》以降，宋明两朝加深以礼教压逼中国妇女，只有“三从”而没有自我的封建旧社会意识表现无遗。美国在一八九零年代中叶轰轰烈烈 Suffrage Movement（妇女解放运动），及二十年代的《美国宪法》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提升了美国妇女地位，并没有影响或改变保守的美国华人社区里男女不平等社会现象，也没有给美国华人妇女一个应得的自我姓名的认同。（注7）

这个“氏”字当作为华人妇女名字的泛滥，就如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白人，把当地的华人妇女统称之为 China Mary 一样。Mary（通俗音译“玛丽”）在他们宗教的圣经里的人物，是耶稣的“母亲”；把华妇称之为 China Mary，也就是叫她为来自中国的“中国妈妈”。不过，华人男子，在美国从来没有被称之为 China Joseph—耶稣的“父亲”是木匠约瑟 Joseph，而是被鄙视地叫做 John Chinaman。John（约翰）在美国俗语的涵义是“嫖客”或是“卫生间”的代称。Chinaman 更是英语里对华人不礼貌的称呼。这 John Chinaman 是对华人男子一个相当明显的歧视贬称。

四、姓氏英文音译背后的移民历程

中文姓名和专有名词的英文音译，跟英文的名词的中文音译一样，在十九世纪一直都没有标准的音译系统；都是人人使用熟悉的方言音译其姓氏，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约定俗成。例如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毕业（1854年）的学生容闳的英文姓名 YUNG Wing，国民革命的檀香山华人孙逸仙（孙文）的英文姓名 SUN Yatsen，都是音译自他们的粤籍原居地（香山）的方言。东南亚出生的清末外交家伍廷芳（伍才）在香港执业律师时使用的英文音译姓氏是新会方言音译伍为 NG，他的后人现居美国加州洛杉矶也是沿用 NG 为姓。

最早尝试统一华语专有名词如姓氏地方名等罗马字音译，有中国本土的邮政地名音译，是以欧洲汉学界及在华殖民地租界使用粤语和闽语的方言拼音；例如广州是 Kwangchow，福建是 Fukien，汕头是 Swatow，厦门是 Amoy，南京为 Nanking 等等。也有的是英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区和租界地方的统治者。他们使用英国汉学圈子里的 Wade-Giles 罗马拼音方式音译汉语，以北京官话 Mandarin 为准（Mandarin 就是音译“满大人”满清政府的大官人）。这 Wade-Giles 式变成了英语系统的国家常用的罗马字华语音译方式。大陆民国时期到现在台湾政府的官方文件，还沿用这个方式音译中文。在香港殖民地时代，英方香港政府也制定了一套罗马字音译粤语，以广州话（省城话）发音为标准作为香港华人身份证姓名登记。在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的华人学者如加州大学的赵元任教授也提倡了他自己编制的一套学习汉语的罗马字音译系统，耶鲁大学的王方宇教授也有一套学习粤语的罗马字粤语的音译系统。当然，现在通行的，是中国内地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汉语拼音系统，把中文姓名和专有名词（如地名）的罗马字英文音译统一，一律使用以“普通话”发音作为标准的一套官方规定的拼音系统，全中国通行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也在外国渐渐流通，也取代了英国殖民地时代流通的 Wade-Giles 音译方式。就这样，七十年代之前的其他罗马字音译渐渐废用，要采用中国官方规定的汉语拼音系统。所以，以前常用的姓名音译如 K' ung Tzu（孔子），Chu Hsi（朱熹），Mao Tse-tung

美国华侨华人姓名、团体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毛泽东),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Teng Hsiao-p'ing (邓小平) 等等, 现在的姓名音译都改成了 Kong Zi, Zhu Xi, MAO Zedong, JIANG Jieshi, Deng Xiaoping。Peking 北京也改拼为 Beijing。不过中国内地还没有完全统一实施, 一些有名气的学府, 还是沿用旧时的英文音译: 北京大学还是 Peking University 而没有改拼为 Beijing University, 清华大学也还是 Tsing Hua University, 也没有更改成为 Qinghua University; 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国际代号还是音译 PEKING 的缩写 PEK。

大致来说, 美国华人姓氏的英文音译, 虽然是同一姓氏, 因为下列两个因素而有所差异: 一是地域方言音译差异,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言发音; 二是移民时代, 不同年代的移民背景有不同的姓氏音译。一九五零年代之前的移民姓氏音译, 绝大多数是以广东各地方言音译, 一九四零年代末期羁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居留美国身份的姓氏是 Wade-Giles 式的中国官话音译。一九五零年代的移民, 经香港居留, 移民证件姓名使用香港英国殖民地规定的粤语音译。一般来说要是某些姓氏音译有 “p” “t” “k” “m” 的入声尾音 (如: 叶/YIP, 薛/SIT, 莫/MOK, 林/LUM 等等), 他们家里的第一代移民是一九七零年之前来自 “省港澳” (广东香港澳门)。因为中国北方的普通话 (国语) 没有此种尾音音值。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移民的姓氏, 采用台湾官方的 Wade-Giles 式音译, 其罗马字注音里不使用 “b” “c” “d” “g” “r” 等不送气辅音。有些台湾移民用也取用其他罗马音标 (如赵元任的) 音译系统。七十年代末期起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姓氏音译统一化, 都是中国官方规定的汉语拼音。如果姓氏是张郑许谢钱秦而音译是 ZHANG, ZHENG, XU, XIE, QIAN, QIN, 他们都是一九七十年代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因为这些 “zh” “x” “q” 等辅音只是在汉语拼音的音译系统里使用。七八十年代起, 来自东南亚的华裔移民 (越南, 高棉, 寮国,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缅甸等国家) 他们的华人姓氏, 大多数都不是流行的汉语拼音音译, 而是基于东南亚原居地国家的语言的音译祖籍中国故乡 (珠三角, 潮汕, 福建等地区) 的方言。他们的华人姓氏音译, 跟同时期直接来自中国本土 (包括台湾香港) 的中国移民不同。例如姓黄的祖籍潮汕东南亚诸国的美国华裔, 不单是一般的 WONG, WANG 或 HUANG; 来自越南是 HUYNH, 来自柬埔寨是 UNG。

一些早期粤籍华人的姓氏方言音译也显示了通俗西化的倾向, 像一些日裔原姓 “上原” Uehara, 落籍美国后改姓氏为发音相似的 OHARA, 以为这是标准的美国姓氏, 殊不知到 O' hara 本是来自爱尔兰的欧洲移民后裔姓氏。有的姓欧阳的华人也是一样, 字母拼音西化了变成 O' YOUNG。姓李的也很早就用了英美常见的中性 (男女均用) 的名字 LEE 作为其姓李的音译。近日有一位留学生背景的华人历史学者, 复姓名字是 LINGHU Ping 令狐萍。在美定居美国之后, 在其著作上把自己的把复姓 “令狐” LINGHU 两字的音译拆开, 改为单音姓 LING, 名字变成 Huping。LING 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里的最常用作为对华人女子称呼; Ling Ling, Mei Ling, Su Ling... 一大堆类似的华人女子名称。推想这是一九四十年代大战期间中国名女人宋美龄女士 Mei Ling SOONG (也尊称蒋介石夫人 Madam Chiang Kai-shek, 也是宋庆龄

的妹妹) 获邀在美国国会发表中美友好, 要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演说, 声名远播。Ling 为华人女子的名字, 可以说是沾了宋美龄的光彩, 深入美国社会各阶层。一个冰鲜冷藏饺子牌子叫 “Ling Ling”。今日连在美国动物园象征中美国民友好外交的雌性熊猫也以 LING 字为其英文名了。

华人音译姓名西化, 也可以追溯以前有一些华人的姓氏音译形式。例如姓刘的, 一般珠三角方言音译是 LEW (四邑) LAU 或 LOW (三邑香山), 而来自香山 (中山) 石岐地区姓刘的早期移民, 他们的音译姓氏是 LOWE, Low (“低”) 是普通英语, 而 LOWE 是一个发音相同而祖籍源自欧洲的美国姓氏。四邑台山姓骆和姓雷的华裔也有类似西化音译, 骆的音译是普通单字 Lock (“锁”) 加上 “e” 韵尾而成为美国常见的欧裔姓氏 LOCKE。那些没见过照片不认识华盛顿省前省长 Gary LOCKE 的人, 就不知道他是祖籍台山的骆姓华裔骆家辉。有姓苏 SO 的也加了 “e” 字母尾巴而成为 SOE。姓雷的也不用简单的音译雷为 LUI, 却用上了四个韵母 LOUIE, 发音接近法语 Louis (法文的 “s” 在字尾是哑音); “雷” 变成了 LOU-IE。而 louie 也是美国俚语里的廉价季节农工的代称。不过, 加上 “e” 韵尾也是美国人取笑华人说英语拉长尾音 (例如: look 说成 “lookie,” like 说成 “likee”)。

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姓雷的名字是六十年代出版的华人社区小说 Eat A Bowl of Tea 《吃碗茶》作者雷霆超 Louis Hing Chu。他的背景资料不多。他是四邑人, 幼年来美, 纽约长大, 纽约大学硕士 (专业戏剧系)。要是把他的英文名字 Louis 用法文方式发音, 不难发现 Louis Hing Chu 这个英文姓名跟他的中文姓名, 用台山新会地区的方言发音 “雷霆超” (lui hing chiu) 是相当接近。看来 Louis Hing Chu (雷霆超) 跟 Dong Kingman (曾景文) 这两人的西方英文姓名的次序排列接近其中文姓名的次序排列, 算是美国华人中英文姓名音值 (祖籍地区方言) 相似的特别例子。

另外, 可能是文化水平因素, 早期的华人姓氏也出现了采用非常通俗的现有英语或俚语里同音字汇作为音译, 大概是为了方便记认, 也可能音译者取巧作弄华人。例如有些原籍三邑花县香山等地姓麦的华人, 用了 MARK (“标记”) 这个普通的英文字作为他们麦姓的音译。姓江的音译为 GONG (“锣”)。姓罗的音译为 LAW (“法律”)。姓杨的音译为 YOUNG (“年轻”)。姓孙的是 SUN (“太阳”)。四邑台山人姓陈, 英文音译台山方言是 CHIN (“下颚”)。台山姓蔡的, 音译是 TOY (“玩具”)。姓周者, 广府/香港音译是 CHOW (俚语 “食物”) 或是 JOE (基督教名字 Joseph 的简称, 美国俚语 Joe 是不出众的俗男); 姓苏的除了简单的拼音 SO (如是), 也拼作为 SOE (? 鱼)。四邑开平方言音译周是 JEW (犹太人)。姓谭的三邑方言音译是 TOM (奉承白人的黑人)。姓马的不单是音译为 MA, 也用上了 MAR (“损害”)。姓曾的四邑台山方言音译是 DONG (不文贬义俚语, 在前段有关曾景文的文字已略谈及)。(注 8)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华时代, 西岸的白人给华人男子一个类似华语的花名, 称他们为 Ah Sin。西岸的作家, 甚至以此名字著书立说, 更写